

June 2014

## The Track and Off-track of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with a Discussion of "Elimination" of Elimination Aesthetics

Feng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Feng. 2014. "The Track and Off-track of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with a Discussion of "Elimination" of Elimination Aesth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3): pp.49-5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3/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形而上美学的正道与偏离

## ——兼论“取消”美学的“取消”

王 峰

**摘 要:** 形而上美学观念看似逆当代美学潮流而动,其实是对当代美学忽视形而上理想这一缺憾的反拨和批判,力图在审美理想建构中寻找美学的发展方向。从美学批判的角度看,这是形而上美学的正道;从论证系统的角度看,其借助的理论资源却将其导向了理想美学的建立,并进一步指向信念式的设定,这又使理论建设显得保守,又丧失了坚实的基础。“取消”美学的“取消”不是取消一切,而是取消这一基于设定的理想美学构想,这一构想来自康德的鉴赏判断,因此揭示康德在鉴赏判断中设计的审美神秘性就成为当务之急。“取消”美学致力于形而上美学建构的批判,希望美学重回语言使用的坚实大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既瓦解系统性美学建构,又葆有形而上希望的任务。

**关键词:** 形而上美学; 鉴赏判断; 理想美学; 概念分析

**作者简介:** 王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西方现代文论,美学。电子邮箱: wang99feng@126com

**Title:** The Track and Off-track of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With a Discussion of “Elimination” of Elimination Aesthetics

**Abstract:**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appears to be a countercurrent to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but it is actually an effort to find a direction in constructing aesthetic ideals, as a backwash and critique of the unfortunate fact that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has ignored metaphy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critique, this may be the right track of metaphysic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gumentation systems based on its theoretical resources, it may be conservative and foundationally unstable as it may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deal aesthetics and further point to a setting up of some faith. What the Aesthetics of Elimination tries to eliminate is not all the concepts but the aesthet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idealism. Since this construction comes from Kantian appreciation judg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expose the mystification of aesthetics in Kantian appreciation judgment. The Aesthetics of Elimination aims at a critiq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hoping to bring aesthetics back to language use. With this aim, it can both undermine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and retain the hope of metaphysics.

**Key words:**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appreciation judgment; ideal aesthetics; concept analysis

**Author:** Wang Fe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ing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wang99feng@126.com

### 一、形而上美学价值: 纠偏之道的偏离

在这个时代,提出形而上美学需要极大勇气。不管我们怎样看待时下这个时代,不管这个时代

是否已经进入后现代,伦理朽毁,精神萎靡几乎是大家的共识。物欲压倒精神成为时代的特出症候,物欲研究与日常的生活研究也成为人文学的主流。人文学术研究选择顺潮而动是容易的,但选择逆潮而上,却格外需要理论勇气和自信。这

是我尊重刘旭光的形而上美学提案并将其视为自己理论对手的主要原因。形而上美学所珍视的其实不是形而上学本身,而是来自一个基本的信念:在任何时代,我们不应该失去至上价值的追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也是人之为人的至上光荣。美学尤其能够承担这一形而上学使命。我以为,诊疗时代之疾是需要这样的猛药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形而上美学的立场,一个人文学者不应该将他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事实的解释上面,还要提出一种具有价值指导可能性的思想方向,这一价值方向来自于理论建构,同时也来自于更根本的生存论反思,并将这一反思与理论建构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赞同立场并不等于赞同一切,我所不能赞同的是为了达到这一信念所建立的论证系统。

形而上美学是一种价值论美学,它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推论,而是由至上价值来指导的目的论推导。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是一种效果评估,人的行动无所不包含价值维度,但把价值维度专门独立出来进行评价却是一种学科专门化的做法;形而上学价值指的是一种特殊价值,它不是价值的某个专属类别,不如说,它是价值的真正内涵,而形而上美学价值是将这一专属内涵美学化的尝试。“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体现为对终极价值的确立与对整个价值体系之层次的划分。”形而上学“必须为了达到统一而设立统一性的根基。对这一根基的设立往往表现为对最高存在的确立。这种最高存在应当体现出以下几点:(1)完满;(2)永恒;(3)自明;(4)无限”(刘旭光,“形而上美学”96)。我们看到,形而上美学的价值是相当高端的,它不是一般的日常使用价值或短暂性的价值,而是具有普世和永恒意义的价值,这是价值中最宏伟的建构,而且这些价值都是最高的存在,是使我们的生活焕发意义的动力。刘旭光认为这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建构,是一种进行规定的性质,凭借它,我们才能言说那些至上者;必须存在这些最高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找到至上的价值,这是形而上美学的由衷之意。其实,这四个最高存在是一组语言游戏,只有“永恒”的才“完满”,也只有“完满”才“永恒”。从主体角度讲,无论是完满还是永恒都是一种期望,而且是一种期于“无限”的期望,“无限”内涵在“完满”和“永恒”之中。只有“自

明”看起来有些游离在外,但刘旭光通过一个论断将它们连结在一起,“自明”指的是规定其他存在,“它只规定而不被规定,它是无限的”(“形而上美学”97)。其实,通过“自明”来指出“无限”,这一方式虽略为费解,但却渊源有自。这一思路来自康德,即,作为先验规定的自明从根本上是超时间空间的,它不在时间空间之内,又奠定了所有时空之内的逻辑关系及实存表象,所以它是无限的,不是数量的无限,而是先验规定性的无限。

这四个存在不如说是对一个存在的四个面相的描绘,它包含了底部基石(自明)、外观(完满)、时间(永恒)、空间(无限)等几个面相,这一手法与其形而上美学的本质定义组的手法是一致的,即依赖于变化了的定义方式,将本质定义转化为定义组,消解本质的单一性,建立多重性,以此达到转换传统形而上美学的目的。但其中不能改变的是,必须存在一个存在(无论是逻辑原子式的存在还是建构式的存在),以保证这一组规定性紧紧地组合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复杂结构的形而上美学的建构既比传统形而上美学建构多走了一步,又将其维持在具有张力的形而上美学结构中,以反抗后现代美学的松散化。这一美学体系既暗含着一元性,又保持了多元性,从而富有弹性和紧张度(王峰,“美”14)。可以说,刘旭光式的形而上美学走在一条现代美学的正道上,然而,就整个理论趣向而言又显得不够彻底,理论建构又显得保守,特别是以康德美学为基础建立了一种理想美学观念,这又从现代美学对本质美学的质疑中回撤到本质论美学方向,不得不将其视为一种美学偏离。

因此,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论述时就明白其真实语义了: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美存在不存在?对这个问题做肯定性回答是整个美学的前提,真正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意思?说美或美的事物存在,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作为事物背后的原因的东西,如何让自身显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得美学成为形而上学的需要,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结果。必须让非感性的东西呈现出感性的面貌来,否则非感性的/

绝对没有办法现身在场,而美学的感性学本源使得它必须解释非感性的东西如何感性化,并努力完成这一感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与艺术是形而上学的庇护所。(“形而上美学”96)

首先,必须有一个美存在于那里,当然这一存在不是物质性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所以才会有美在判断中存在的路径,这一路径由康德而来,但不只是康德,而是海德格尔化的康德,因为在康德那里,美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或美)是持存真理的本真途径,只有在艺术中(或对艺术的美学研述中),才能找到真理,而这一真理在艺术中闪耀——此世的闪耀,不需要彼世的承诺。也就是,必须将目的判断中出现的伴随物转化为通往真理的道路才能完成这一建构。

在这里,形而上学不是形而上美学的内涵,而是反之,形而上美学才能提供价值方面的基本内涵,并且作为一种发自感性的价值构成既显现又抽象的价值核心层,因为在这一设计里,不再存在那么逻辑内核式的基础,而是一种出于对更高目的的期望而建构出来的必须如此的存在。这一存在不见得存在于现象界,但一定存在于此世,只有如此,才能在感性现象中闪现至上价值(最高目的)的光辉。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指引,否则就不能完成人之为(真正)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建构。在人自身中,形而上美学既显现了自身,又拒绝了本质性的存在,而是力图在建构运动中达成呈显了本真的存在。在一个运动过程中完成建构活动这一层面上,形而上美学是可以赞同的,可以达到对绝对本质性存在的纠偏作用,但达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却是可疑的,沿着这一机制行进下去,纠偏之功慢慢会被消解掉,反而走上另一种偏移。

## 二、概念分析 “理想”的用法

形而上美学价值以理想为基石。从未来之际的存在角度讲,理想的名字叫目的;从此在角度来讲,目的以合目的性的面目出现,它的名字叫理想。所以,在形而上美学看来,美就是一种理想美。“所有对美的本质的规定,实际上都是对某个‘目的’的设定,美的本质不是作为一切美的事

物的规定性提出的,而是作为‘理想’提出的,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设定’”(刘旭光,“保卫美”9)。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几个关键词,目的、理想、设定。“本质”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重要,因为“本质”不过是一个言说形而上美学价值的平台,我们不能丢掉“本质”,丢掉了“本质”,我们就会失去对至上价值的追寻。但“本质”一词既可能导致非本质主义的怀疑,也可能产生单一化的弊端,所以不妨在使用中弱化其作用,其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替代物,作为趋向目的的理想作为一种设定,就是一个合适的替代物。当然,这个词组过度复杂,如果我们做一番拆解,会更好地展现这一术语所要表述的内涵。首先,设定。本质不是一种实存,而是一种设定,这就防止了传统形而上美学本质的单一化。设定是一种行动,既然行动,它就不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为这一设定添加任何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设定,只要这一设定不违反上述提到的几个价值存在就可以。如果我们返而思之,这一设定不正好是一种语词的使用吗?只要在表述上相邻或相近,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组成一组语言游戏,而这组语言游戏所表达的意义是对某一最高存在的描画,虽然这一描画从语言分析角度看是无效的,但它使用的方式却是一种语言游戏方式。其二,设定只是一种行动,必须为其注入实际行动方向才是一种实质的行动,这一实际设定行动的方向就是目的,趋向目的的设定才是与最高存在相关的设定,那么目的是什么?在刘旭光这里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但借助康德美学,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一目的是一种目的性,不是客观的目的性,而是主观的目的性,这就需要主体出场了。其三,主体。在康德那里,主观合目的性是先验的,从而也是客观的,<sup>①</sup>而刘旭光的目的却更接近主体。为什么会这样呢?秘密就在理想地位的提高上。理想是什么?它是人对未来或将在期望。只有人才有理想,它不能被客观化,只能保持在主体之中。因此,我们看到刘旭光的“目的”虽然还是一种主观合目的性,但这是趋向理想的目的,是人向未来或将在的期望。这是主体的机能。如果我们将理想与设定联系起来,就能看到更多的主体性因子,而目的在此则是牵引主体的一个虚设(另一个设定,只是这一设定并不明确出场)。当然,刘旭光并没有完全走向主体建构,而是将设定保

持为行动。他的论述重心在行动上,而不在主体上,这才是其理论的长处,而且是深知厉害深浅的明智。

既然存在理想,那么必然是因为实际事情中的不足。理想的标准形态就在美学中,理想美学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所有内涵和质素。1. 实然的不满。如果实然是完满的,那么就不需要理想。理想必然来自于不满,无论这不满足是暂时起念,还是永恒缺失,不满总会在实然中发现,当然这一发现是理论地发现。对于实然的不满,正是理想得以产生的动力,依靠它,我们才去追寻理想。2. 理想作为对比、补充,进而是提高。理想最初是对实然所缺失之物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一个对比,正是在与理想状态的对比中,我们才看到实然的缺失,才会产生不满,否则,我们只是沉溺于实然的事情当中,不需要寻找理想。理想是相对于实然的一种设定,正是在这一设定中,实然的不足才显示得如此明显,进而,理想作为实践的补充意义才充分显现出来:理想的充分完满性与实然的不完满形成强烈对比,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对比的放置,使这一对比得以摆放在一个心灵之内,理想作为对照的他者才融入实然中,成为实然的一个必需品,一个必要的补充。——这里面充溢着完满的需要。3. 理想对实然的重新贯通。如果理想只是实然的一个补充,只是外在的一个他者,那么这只能产生对实然的排拒,也就是真正的弃世。消解这一弃世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在实然中展现理想的踪迹,虽然只是残缺的踪迹,但毕竟预示着理想的存在,而且是在实然中生长着的理想。因此,消解实然的不满,只有通过实然的彻底否定,以达到实然的重建,这就是用理想贯通实然,让实然成为理想的一种现实展现方式,并将之揭示为理想的线索,但这样一来,付出的代价就是,理想播撒于实然之中,实然通过出让自身的自主性达成与理想的合一,如同圣灵播撒于所有俗世心灵一样。4. 理想提供标准。通过理想对实质的重新贯通,理想下降,实然上升,但实然上升的代价就是成为奴仆,出让了自身的自主和自由,而理想下降的成果是成为世界的主宰,它失去了自身的纯粹性,但得到了整个世界。这一代价看起来还是相当值得的。理想与实然的结合就成为标尺与规则,而实然则在这一标尺下得以衡量。5. 感性的理想展现。这是其他理想所不具备的质

素。只有美学中才具有这一维度。无论是政治理想、道德理想还是信仰,都存在于观念化状态中,或者形诸文学,或者述诸心灵,只有在文字和心灵中,理想才得以展现,但感性活动中却并不存在。只有美才是一个例外,它具有感性的外观,又符合理想的观念,在感性中直接展现理想,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6. 理想作为主体论美学的标准形态。理想假定了先期到达,这是主体论美学的一大特征,强调主体在美感体验中的主动作用,理想是主体能够先期到达未来或未在领域的表现,所以理想的根本在主体。理想美学就是一种主体论美学。

那么,主体是怎样达成这一理想的?在《意义诠释与未来时间维度》一书中,我曾经尝试过这一理想美学路径,这一路径说穿了是对康德美学的改造,只是把用未来时间维度来代替“目的性”,用主体的“期望”来代替“主观目的”,当然,这样一来,康德的先验美学被改造成一种时间中的经验美学,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但从理想的角度看,却殊途同归,因为理想只是一个结论性表象,机制才是根本的。<sup>②</sup>那么理想的机制是什么呢?我当时是这样设想的:把主体性和未来时间维度联系在一起,未来的时间维度即是我们预先看到,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预先设立一个目标,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个目标,它就像一个路标指引着我们前进,虽然这一路标只是虚设,但它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要迷失方向。从指引方向的层面上看,目标是一种被预先设置的目的,这与康德的主观合目的性相类,只是康德的主观合目的性的目标性比较弱,更接近一个空的规定性,而我们所树立的目标更实一些,它是具有内涵的目标,也是不断被改换的目标。从这一点看,康德的主观合目的性更稳定。从受到目标引导的主体来说,这种预先设置为一个能看到的目标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期望,也就是包含一种想象性的成分在里边,那么,这样一种期望实际上并非绝对的“真”,而是包含了某种期望和想象的成分的“真”。但是,那种想象性的“真”的存在虽然是被人为设立起来的,但它同时保证了主体在面对它时所获得的连续性,正是从这种“真”中,主体获得了一种意义内在的连续性。如此一来,目标被预设成某种情况,但实际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假设我们走上一条谁都不知道的路,那么实际上,我们

就得先行设计路的方向。因此,期望是用来树立目标的,受到目标的导引就是受到期望的导引,这就要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当然,期望不是本质,主体一边充满着期盼,一边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来调整对路的方向的设计。由此,结论就会慢慢地发生扭转:那种绝对的目标,即一种形而上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慢慢显露出一种真实的面貌,它不过是一种理想,当然这一理想应该不断得到改变。我以“意义”命名这一变动不居的过程。理想美学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说明理想的目标是如何设定出来的,依据为何。主体虚设一个目的只是延缓困难的计谋,不是最终解决之途,无论怎样,我们最终都会走到这个困难面前,束手无策。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不是沿着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发现这一条路线的根本缺陷,彻底转向,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对于我而言,这条道路就是语言论美学,或被称为取消美学。只有彻底转向,我们才能看到不同的理论风景,进而发现新的理论天地。当然我们也知道,理想美学其实是一种极具魅力甚或是蛊惑力的美学,这一美学深深埋在康德美学之中,只要略加演绎就可以敷衍成篇。若要批判理想美学,必须深入批判康德美学才能从根本上颠覆这一美学途径。

### 三、拆解机制:对鉴赏判断的反省

形而上美学的核心是理想,而这一理想核心是通过建立一个机制来完成的,这一机制就是鉴赏判断。从美学反思的角度看,一切当从鉴赏开始。一般谈到鉴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种主体的心理活动,康德改变了鉴赏的位置,把它从心理活动的效果层面引向本体层面,鉴赏成为一种本体性的行动。康德提高了鉴赏的地位,将其视为认识迈向理性的一个桥梁,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鉴赏的内涵被改变了。我们一般会以为,鉴赏是一种品味活动,是一种静观,但康德却改变了鉴赏的重心。他提示,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鉴赏,在于其中有两个部分,一是鉴赏的核心部分,判断;二是鉴赏的表层部分,心理活动。在心理活动这一部分,也分层为想象力的机制和愉快的表象两个部分。鉴赏必须是一种判断,否则它就不是理性批判的一部分,不能容纳进判断力批判之中。但鉴赏是一种判断?乍一看上去怎么都觉得别

扭。但看完康德的整个论述我们就开始同意这一“判断”。为什么?这是康德的整个体系保障这一论述的可理解性的。没有康德体系,我们就不理解这一判断。当然这里指出这一点的用意在于,任何一个判断,特别是理论判断,都必须依赖其理论系统以及它在系统中的位置。指出鉴赏是一个判断的好处是将鉴赏与认识(康德意义上的认识)联结起来,同时这一判断又不同于知识性的规定判断,而是一种反思判断,反思判断要超出规律和知识,走向整体性的目的。这样,反思就与目的联结起来,所以鉴赏就成了联结认识与目的的桥梁,当然只是桥梁上的一块石板。但是,鉴赏有一点不能丢,就是愉快,没有愉快,就没有鉴赏,这是没有任何余地的。只是鉴赏的愉快在康德系统里变得地位次要了一些罢了,它是愉快,是一个现实的推动力,但不是体系中的零件,而是一个结果,一个产品,所以鉴赏的愉快,表面上说不清理由,但这只是一种神秘的表象,考察一下愉快的机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愉快是在判断中产生的。这一愉快也不同于一般的快感,而是从单一感性个体表象中见出整体目的来,看起来,这是最本质的愉快,当然跟一般意义上的愉快完全是两回事。从个体表象如何跳到整体目的性?想象力在其中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想象力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这也是愉快之神秘的来源,即在机制里也葆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任意性的自由、想象力与神秘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这就是鉴赏判断的机理。理想就蕴涵在这一机理之中。

我们看到,无论在愉快这一表象中,还是在鉴赏的判断机制中,都有一个角落留给神秘;但两种神秘并不一样,愉悦的神秘直接与鉴赏表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平时会说这种神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东西,而鉴赏的判断机制中的神秘则是人的认识能力中保留的一块空地,是认识(而不是理性)不能达到的地方,惟有实践理性借上帝之名才能达到。这一神秘对目的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不是消极的阻力(但对认识而言却是消极的),反思判断就是保持这一神秘的概念,而这一神秘就像一付粘合剂,将认识 and 目的粘连在一起。那么这一神秘的名字是什么?康德称其为先验想象力,其实先验想象力根本不足以命名这一能力,它像是一种隐喻,实际的想象力仿佛是这一能力的表象,而这一能力本身却深深地隐藏起来

了。这一图景完全是误导性的。所谓先验想象力根本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理论设计,从实际展现来看,这一能力是不存在的。先验想象力这一名称引诱我们去揣测有这样一种想象能力的存在,它不是对任何一个实际对象的想象,而是一个空的规定性,就好像一台机器运转着,但它在空转,没有任何资料输入,也没有任何产出。想象力在康德的知性分析中并未被赋予重任,但在判断力批评中却冠之以先验名目重新引进,以解决一种先验的联结,指示一种虽然表面是任意的,却是合目的的联结。从知识跨越到理性,正是通过这一先验的想象力来达到的,这一桥梁的跨越作用固然让人振奋,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依然不能明言,它保留在某种神秘之处。这一神秘可以被引向一种神圣的存在“上帝”,它作为人的理性展现的一个道路向我们昭示人的认识能力的某种神秘,而且是先验的神秘。由此,康德建立起审美神秘性的圣坛,同时应和一般美学观念中的神秘感。康德美学的高超之处在于它指出了鉴赏情感的神秘性表象,同时为这一神秘性表象建立起解释机制。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一机制上。我们注意到,只有康德美学中,这一机制才是存在的,这一机制反射出康德体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所有的现象都要通过形而上学机制产生出来,但这一形而上学机制却随着周边情况的变化改变概念的内涵,这一方式更像是一种概念分析,概念的表层是保持一致的,比如合目的性,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都是目的性,但随着概念的周边情况的改变,也改变了使用方式。但相同的是“合目的性”。比如想象力,在鉴赏中想象力只与单纯形式相关,在崇高中,却要与对象相关,如此等等。概念内涵其实不断在改变,但不变的是名称。康德不断使用相同名称的不同内涵来达成论证的连贯性,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因为康德做得极其隐蔽,在转换论题的时候往往多线索、多概念地次第转换,削弱了这一偷换。但如果我们将不同论题放在一起,就难免产生疑虑,比如在鉴赏,美的愉悦感产生自单纯形式,到了崇高,美却换为自由的象征。康德为其建立了一系列的联系,其实不过是语言游戏内的相关变更,有相似性,却无所谓先验的必然性。其实有相似性就够了,美不过是一个大名目,不必为其创造一个机制,它本来就是大名目下的相似性活动而已。

反对康德的鉴赏观决不是走到“百姓日用即道”这样大而化之的方向上,也决不是主张鉴赏就是情感愉快(在康德意义上的感性愉悦)这样的心理感受,这样的思路都是在把鉴赏当作一个实情来对待,而此处要强调的是,这一实情并不完全是实的,而主要是体系内部的要求,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系统内部的论证,进行概念考察。康德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不同常情的论证?当然是体系的要求。但这一论证达到的解释力也是极其强大的。其一,它提升了鉴赏的地位,同时也让美学从哲学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这与现代以来的学科化倾向完全契合;其二,它的确用一种方式而且是充满专业壁垒的方式提出了一种解决,要想对这一解决提出疑难是极为困难的,这就将专业外及一部分专业人士挡在外面;其三,从细节上看,康德的鉴赏观也是一种语词内涵的调整,将日常语词的内涵替换出一部分,并植入新的系统性相关的涵义,这也是系统论证的特征。所以,我们对康德式的鉴赏观提出的批判,既是对鉴赏一词的分析,又是对整个康德系统的反思。

#### 四、形而上美学价值的“取消” 与“取消”美学的指向

很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旦我们去除这些词汇,那么至上的价值无法追寻;一旦放弃至上价值的追寻,人生意义将受到怀疑;生活的真理也消逝无迹,从而导向一种虚无主义的生活观。可以说,这样的疑虑是自然的。但是,消解形而上美学观念并不代表我们不再追寻至上的价值,“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永远存在着,但我们从来不是把这些问题都思考清楚了才活着,而是通过活着这一事实实践着生活的真理。这一真理不需要用特别的话说出来,而是显现在生活的诸种行动中。“人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的特异之处在于没有或者不能有任何终极答案,一旦有终极答案就意味着生活成为某一标准的附属品,最终只会导致对这一标准的反抗。(生活的)至上价值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它引领我们注意对生活意义的反观,而这一反观其实是没有一个反观对象的,它不过是一种实践性的问题,即它不制造答案,而是通过提问提请我们注意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要求。吊诡的是,这一要求不被普通大

众所拥有,却往往被一些特殊群体所葆有,我们可以将其名之为理想主义者,或以理想主义概念为生存平台的思考者。普通大众之所以很少产生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生活中,以其行动展现着生活本身的要义,对他们而言,这一要义不是靠思和语言来呈现的,而是靠寡言的行动来呈现的。对于他们的生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寡言而降低其重要性,相反,我们在这些寡言的行动里真正发现了价值的原初语境,他们实践着价值,并通过实践行动向其他人传递价值观念,通过塑造生活来塑造价值。他们很少在语词中去讨论价值的范围,而是通过榜样和行动以及否定性的惩罚来塑造价值,而这些,很少被归入至上价值,但却是生活价值的绝大部分。所以,至上价值,其实并非生活的全部,亦非美学的全部,我们不用至上价值也一样生活得很好。“至上价值”预设了一个至上的标准,它指出一种必须如此的伦理价值方向,向所有的个体提出照此遵行的要求,无疑这是一种威权式的价值表述。而概念分析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指出,“至上价值”这一名目只是价值观中较小部分的语言游戏,从用法上说,至上价值看似脱离了具体语境,是一种普遍价值的描述,各种生活中的普通价值都是它的流溢。其实,至上价值的说法只是一种极其特殊严格的语境中才有言说的正确性,也就是只有在哲学家表述一种极单纯、极普遍的价值或性质的时候,这样的大词才有其意义,而这也是受到严格的语境限制的,超出了这一严格限制,将其变为无语境的普遍价值,并将其当作其他价值的来源,这是对语词的滥用,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因此,清除这一价值观,敞开无限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值得的选择。

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是进行语言分析,当然这一工作方法同样是有所指对的,它也具有它的问题域,也有它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而这一主要问题恰好是防御形而上美学的论证,强调概念分析优先于体系建构,其原因在于体系建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虚假设定,直接导致体系的崩溃。取消是一种消毒,消毒不免有些疼痛,但付出这些疼痛的代价可以免除更大的风险,还是有其价值的。“取消”指什么?取消就是分析,分析概念的语境,将脱语境的形而上美学存在物转变为语词使用。形而上美学存在物的几个特征是:脱语境、逻辑关联、牢固的关系、基础(全面)。概念分析的

几个特征是:有语境、语法关联、样本、精粗用法、边界变动、家族相似(王峰,“家庭”274-76)。从这几个特征就可以看到两者处于相对立的位置上。形而上美学所主张的脱语境的宏大存在,在取消主义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建构,其弊在于,去掉词语使用的语境,进行无限上升,将其塑造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用的概念。其实,考察一下这些语词的使用,就会发现这些语词(除了自明,它本来就是一个哲学语词)有无数用法,但在哲学思辨中,却只具有一种用法,只为了一个目的在使用它,排斥了其他的日常使用,而这一方式遮蔽了语言本身的用途,没有达到澄清问题的目标,反而造成了更多混乱。这正是“取消”美学致力于“取消”的工作对象。

如果有心者观察刘旭光与我的区别,就会发现,刘旭光的工作有点像建造房屋,他向我们描绘这座房屋的特点、风貌、光辉之处、伟大意义,向我们树立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图景,而我的工作则是不断检验地基、土壤、风向、支架、朝向,建议房屋建造应该建立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上,甚至不时抽出一块砖,检验一下牢固与否,并且衡量相互位置、关系能否达到其预设的稳定性,这种工作看起来无疑并不辉煌有趣,甚至很多时候否定了大厦的建设。但重点是,如果建不起辉煌的建筑,不妨把任务缩小点,建造一间坚固的木屋也比把大厦建立在松动的土壤里好,前者至少还能维持较长时间,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我们勤于检修,以延长它的使用期限,直到不得不放弃的那一天;而后者可能挡住很多风雨,反而让人产生虚幻的安全感,直到某一天大厦倾覆,只余瓦砾。我相信,前者更接近康德的理性批判的警示:“纯粹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论,它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随时需要消除掉的一时糊涂”(261)。

然而,概念分析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并不是一种主要方法,这不得不承认。研究者对这一方法尚不了解,也不亲近。主要原因有几:一、概念分析比较陌生,进入困难,它要求进行语言学和哲学方面的训练,而这两方面在美学研究中还处于被



忽视的地位;二、概念分析显得小家子气,因为它总是在讨论语词的适用范围,缺乏论述的恢宏气势。三、概念分析显出某种科学气。人文学科对这种科学气一直是保持警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向科学倾斜带来的后果就是对科学的警惕,因为科学方法并不适应人文学科。如此等等。对于第三点,我们只要澄清这是一个错误关联就可以了;而第二点却需要整个研究方式的变迁,只有语言分析真正成为人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才能看到宏大叙事的真正可疑之处,这一理论自然尚有大量工作要做;而对于第一点,我们只能期待着未来的改变。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转向真正深入到各个人文学科的各个角落,以具体问题的解决为工作方式,而不是以大的观念的剧烈变动为工作特点。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还有待时日。

注释[Notes]

①在康德那里先验就是客观的意思,经验却是主观的、不牢靠的,这与一般的哲学观正好相反。

②参见王峰《意义诠释与未来时间维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 Immanuel.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4. ]

刘旭光“保卫美,保卫美学”,《文艺争鸣》11(2012):6-11。

[Liu, Xuguang. "Defending Beauty, Defending Aesthetic."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11 (2012): 6-11. ]

——:“形而上美学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动态》6(2008):94-99。

[———.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Metaphysical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Recording* 6 (2008): 94-99. ]

王峰“家庭相似与艺术类型”,《文化与诗学》5(2013):269-97。

[Wang, Feng. "Family Resemblance and Types of Arts." *Culture and Poetics* 5 (2013): 269-97. ]

——:“美,一个被毁弃的盟约——回应刘旭光的形而上美学批判”,《文艺争鸣》11(2012):12-17。

[———. "Beauty, an Alliance Destroyed."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11 (2012): 12-17. ]

(责任编辑:王嘉军)

## 简讯:理查德·舒斯特曼受聘为《文艺理论研究》编委

2014年4月21日,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受邀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作了题为“身体风格”的演讲。演讲后,舒斯特曼接受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编委受聘邀请。舒斯特曼系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Dorothy F. Schmidt 杰出人文学者”和哲学教授,国际知名哲学家,身体美学的开拓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伦理学、政治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美国哲学和当代欧陆哲学。